

论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内涵、问题与对策

余 敏

摘 要：音乐教育具有审美、育人、创造、娱乐、社交和文化等多元价值，从而促进“人”的完成。然而，音乐教育的科学化、精英化与专业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其结果是“音乐匠”取代了“完人”。聚焦多元价值，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在于使人：怡生，做一个会幸福生活的人；创造，做一个有道德的智慧人；互动，做一个能社交的文化人。其具体方式是使音乐教育返璞归真：即以“通识”为土壤；以“本土”为依托；以“生活”为内容；以“大众”为伙伴。

关键词：音乐教育；多元价值；返朴归真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5)06-0122-06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86.015

一、音乐教育之多元价值：以“乐”成“人”

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是由生命的差异，时代潮流的更迭，社会环境的复杂决定的。最重要的是，它来自于音乐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因此，“有多少人运用音乐，音乐便有多少种价值”^[1]。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处于融通与和谐的状态，是多元的存在，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一) 审美价值

审美一词，出自希腊文 Aesthesis，意思是用感官去感知、体验与欣赏，音乐教育有别于其他的教育，就在于它只有通过感官才能得到感知，是一种感觉教育。它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唯有通过感官刺激，才能使音乐教育卓有成效。审美是对事物的美丑进行价值判断，人的审美能力来自于对乐声的反应能力，它需要感知、联想、想象和理解等多种心理活动，是一种综合判断能力。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正是体现在音乐教育对人的音乐感知能力、音乐联想与想象能力、音乐情感的理解与体验能力的培养上。审美价值所产生的是对生活的联想和艺术的想象，都是关乎美的事物。人们在美中感受生命的绽放和芬芳，拂去心灵的尘埃与浮躁。

(二) 育人价值

音乐教育是一种在欣赏、聆听、表现和创造音乐的活动过程中，好似春雨润物般的，给人以潜移默化道德熏陶的过程。音乐的育人价值在于以乐厚德。音乐的艺术感染力所持有的独特育人功能是不可漠视的。音乐的张力和美感能够使人震撼心灵，饱有思想情感，持有道德操守。音乐教育中，激烈高昂的爱国歌曲可以使人心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温暖亲情的感人旋律使人更加敬重家人和感恩知己。古代先哲尤为重视晚辈们的乐教，有识之士将音乐作为学校必授课程之一。古今哲

作者简介：余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4）

人智者，如孔子、卢梭、爱因斯坦、波普尔、史怀哲、歌德等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和精通者，他们没有成就于学术，也陶冶于音乐。这些都是育人功能的具体表现。

（三）创造价值

音乐教育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是以乐益智，即可以促使智能的开发、思维的活跃、想象的飞扬和创造的释放。它是音乐被人感知后所内化为个人思想和行动的高级形式和另一种境界。“音乐的结构是一种内化了的运动，它不仅能把人体的动作内化，而且能把世间万物的物态予以内化，让我们在想象中模仿宇宙万物的运动。”^[2]音乐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促使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不受限制。它不需要语言的表达，也没有思想的边界，只有一个自由人的洒脱与狂野。音乐的稍纵即逝和高低婉转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正是这种自由成就了音乐的不断更新和创造，也使人的思维更加创新与活跃。

（四）娱乐价值

娱乐价值是音乐在人类生活与生产中最原始的价值，虽然音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专业化，遮蔽了这一价值，但它一直潜伏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之中。早期社会，每个人在社会中或者群体中都可以是音乐家，而现在越来越清晰的划分“人类中的主动和被动，创造者和旁观者，艺术家和群众”^[3]。音乐开始从自发参与的创造活动变为一种观赏性质的娱乐文化活动。艺术来源于生活，音乐归属于艺术。古往今来，人们多少会从音乐中去寻找灵感，从音乐中找到解脱，以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音乐中升华自我。许多非专业人终身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便是音乐教育所带来的娱乐价值。

（五）社交价值

音乐教育在社会中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音乐在许多情况下是群体性的活动，如齐唱、齐奏、合唱、合奏、重唱、重奏以及歌舞表演等，这种相互配合的群体音乐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以音乐为纽带进行的人际交流，它有助于养成学生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神。成功的音乐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上，而且也应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对社会音乐生活的关心，对班级、学校和社会音乐活动的积极参与，能使学生的群体意识、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得到锻炼和发展。

（六）文化价值

音乐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不同文化的音乐形式风格迥异，时而深邃，时而欢愉，时而冷峻，时而澎湃，如西北鼓声的粗野阳刚，江南曲韵的轻柔婉转，西洋管弦乐的厚重叠叠，民族弹拨乐的清脆利落，美声唱法的浑厚饱满，民族唱法的甜美高亢。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将会拓宽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审美视野，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

二、音乐教育多元价值的遮蔽：“音乐匠”取代了“完人”

当前的问题是，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被“专业”、“技能”、“实用”价值代替，工具性价值的普遍存在湮没了音乐教育的本体价值。音乐教育正在强调“实现人才的工具性价值，忽视了人的全面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社会的经世致用的价值之下”^[4]。音乐的专业化、技术化和实用化代替了音乐的大众化、生活化和娱乐化。它所造成的后果是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被遮蔽。

（一）科学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审美与娱乐价值

音乐教育是艺术的教育，它蕴含生命本能的冲动，爆发心灵情感的力量，充满无穷的创造想

象。然而,现实中过分强调音乐素质的科学培养,许多音乐专业的学生缺乏创造与想象,依靠着被动接受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封闭、单一与苦涩中熬出音乐“成品”,而赋有自我体验、丰富情感与精神气韵的天籁之作、经典之作少之又少,大多流于俗套,成为追求“器物”的结果。康德曾说:“审美的愉悦在所有的快感之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5](P108)}这就意味着,审美的情感,不是因为外在利益的目的而存在的,它是来自生命内部纯粹的、直接的快感,因而它是自由而流畅的,如果你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这样的审美是不自由的,也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培养的音乐人才最多只是一个“音乐匠”而已。虽然,科学化的音乐教育能被人赞誉为规范与严谨,可是他们失去的是对真、善、美之性情的自由追求,以及自我娱乐、与他者共鸣的价值。

(二) 精英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社交与文化价值

本来音乐教育以音乐为载体,给人们以艺术飨筵,可以怡养性情,净化灵魂,繁荣社会,昌明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流传于世、饱有价值的天籁之作,我们能从中感受音乐中蕴含和宣泄着朴素的人类情感的喜、怒、哀、乐纷杂气息。人类的情感是朴素且真实的,而音乐最难的是朴素,最可贵的也是朴素。因此,音乐教育的大众化使音乐能够来自人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与体会,“似乎更愿意显得联系现实、容易接近,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联系”^{[6](P5)},加强音乐文化意义的传承。然而音乐教育的精英化正在割裂着这种普遍中的真实。当下过分的音乐专业教育使音乐教育走向精英主义路线,音乐学习者专门选择音乐专业知识,不善于去学习专业之外的音乐思想与文化知识。学生追求各种等级与证书考试,以求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只见知识不见生命”的学习与教育正在使音乐匠走向冷漠与孤立。“如果一种教育让学生学会了很多,却没有学会如何幸福地生活,那这种教育至少是残缺的,甚至可能是反生命,反教育的。”^[7]

(三) 专业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创造与育人价值

本来音乐教育促进主体间灵肉交流,促进文化的传递,启迪自由的天性,以达到学生对人生的领悟、意志的唤醒与行为的规范。然而,音乐教育中过分强调音乐专业技能,许多音乐专业的学生不会唱专业以外的歌曲,不会专业以外的音乐形式与方法。“这种单一的音乐审美教育正是将音乐教育边缘化的重要推手,它使人们忽视了音乐多元化的重要性,因此也就很难再看到音乐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音乐艺术的传承是没有帮助的。”^[8]音乐本是最为自由的一门艺术,可是现在的音乐教育制造了音乐学者、音乐专家、音乐工人等机械化人才,音乐完人难以寻求。音乐是生命力与世界相遇的产物,无法界定它来自内部或外部,它与你的人格交融为一个整体。我们丢掉了初衷与信仰,我们所希望的音乐教育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的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文化,使他们具有哲学般深邃又有艺术般高雅”^{[9](P10)}。

三、多元价值聚焦: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

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寓于音乐美之中。然而,现实的音乐教育却对此产生了误读,以“实用”代替“审美”,以专业化取代大众化、娱乐化,音乐教育正在舍弃它的审美价值、育人价值、娱乐价值、社交与文化价值,背离自身的美的要求。音乐教育多元价值的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它早已背离了怡生、创造与互动的教育的原始旨趣,它正变得干瘪、桎梏。其逃离的精神旨归便是各归其位,还原音乐本来的面貌,唤醒音乐的多元价值,而这些都寓于怡生、创造与互动之中。

(一) 怡生,做一个会幸福生活的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音乐教育“本质上均是生命之生

成，均为生命绵延之产品”，音乐教育“乃生命之绵延……生命深奥博大，神奇缥缈，蕴藏巨大能量，生成无限可能”^[10]。这也决定了音乐教育起于生命冲动与内在情感体验，它不是科学规划与人为理性设计能够完成了的，它与功利无关，与实用无关。音乐教育的旨趣并非将枯燥乏味的“套装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而是开启自由的心性，复燃人的天真与烂漫，重拾并享受幸福，让人安然的栖居，此为理想的教育、教育之大美。音乐教育以直指心灵的声音艺术去养人、怡人，从拥有专业知识的音乐人，到以乐怡情的诗人，再到具备真善美的完人，实现灵与肉的交融，这种审美体验才不失音乐教育的审美格调。于音乐教育中感知音乐之美，一方面让人享受潇洒雅致之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游历嬉戏，技管弦而意逍遥……身陷囹圄而思故乡、遭遇冷落而歌庙堂、处尘网却关照自然，此乃文人、乐士万古顶礼也。”^[11]另一方面，音乐教育自古从未被束之高阁，它流于大众，用于民间，人们通过音乐慰藉心灵，咏情趣，养性情，达至心灵与音乐浑然天成的审美意境，沐浴于音乐给人的幸福体验。

（二）创造，做一个有道德的聪明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育人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反映。诚然，音乐教育使你享受音乐艺术的曼妙，怡情于音乐释放的美感，但是，这种审美体验，无论是对人类亦或是音乐本身，都涌动着无穷无尽的想象与创造的波涛，闪烁着耀眼的智慧之光，创造无穷的人的或社会的价值。“审美认识会产生美感，美感激发了想象，而想象是一切创造的前提，人们提及创造往往只说到天才，其实灵感与美感是最重要的因素”^[12]。而这一切都源于生命的冲动，生命本身在自由、虚静的状态下所拥有的创造性，这是生命的一种本能。还原生命本来的样式，加之以音乐带给人的美的感受与体验，创造性便油然而生。在音乐教育中，人们不只是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亦会引起其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人处于无限的激情之中。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美育与情感教育有了交融的可能，由此，人们在音乐教育中感受道德的力量，开始感知自然、生活并热爱它们，不断地陶冶性情，完善人格。正如蔡元培在谈到美与情感时说道：“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13](P4)}一言以蔽之，音乐教育带给人的无尽想象力与创造空间，及其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教育，这种伟大的艺术熏陶教人有认识美、欣赏美、鉴别美、创造美的能力，最终使人成为有道德的创造者，这是音乐教育的重要旨趣。

（三）互动，做一个能社交的文化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社交价值与文化的价值的要求。互动，不仅是以音乐为纽带的人际互动，而且是音乐教育的审美、娱乐、创造与道德等价值从生命个体，由内而外，向世界与宇宙的联结与绵延，实现以多元主义为主题的多元互动。音乐不是一项孤独的活动，它打破文化、时空、地域的束缚，器乐配合、本土与外来、古老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相互衬托、融会贯通，才有如此曼妙、不绝于耳的视听盛宴。以多元主义的互动克服独树一帜的狭隘困境是当下音乐教育无法回避的主题。正如英国音乐学家斯托克所言：“通过扩大音乐视野能使我们从欣赏音乐中感受快乐，对不熟悉的音乐的研究可弥补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14]然而，互动与交际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经验与传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音乐文化从一开始就生存于其整体文化相融的关系之中，那些古老的、原生态的音乐，其功能并非仅仅是审美与享受，人们自古就有将音乐视为人与人、人与神交流情感和沟通信息的行为方式，它们承担着传授知识、风俗礼仪、宗教活动、娱乐游戏、社会交往等社会功能，呈现出美与真、美与善、美与实用、美与功利的各种关系”^[15]。同时，每一种体例、每一种文化熏陶下的音乐都有属于自己的“大经大法”，有镶嵌于本土文化血肉之中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要求，而唯有将其融会贯通，取百家之所长，才会更有益于传递出音乐多样化的美学感受。

四、走进多元价值的音乐教育：返璞归真

如何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实现其多元价值？音乐是一种生命能量，存在于音乐与音乐的艺术碰撞与组合之中，存在于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的关系之中。因此，音乐教育需要返璞归真，消弭实用、功利与权力对其干扰与践踏，找寻音乐的多元之美，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实现完人。

(一) 以“通识”为土壤

通识教育之价值旨归在于培育完整的人，与音乐教育期望实现的多元价值不谋而合，实现由“音乐人”到“完人”的统一。音乐教育以通识为土壤，“正因为人恒久地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专业人与健全人的矛盾，怎样理想地活在现实之中，完整地活在现实的种种挤压之中，将超局限活在局限之中，由此而通达个体人性的自由，就成了人生须臾不离的基本姿态，这意味着通识教育实际上是贯穿个体人生的内在要求”^[16]，它讲求融汇、自由，而非机械主义指导下的专业化，挣脱走出了音乐教育的封闭、专业牢笼的枷锁，给予人想象与创造空间，让他成为他自己。人的本质是丰富的，否则，一个被专业化牢牢束缚住手脚的人便失去了自由之境。自由、想象、创造才是艺术最大的魅力。因此，音乐教育必须以“通识”为土壤，采用多元化的教育，开阔学生的思维，同时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音乐教育不仅应该有专业的知识，更应该思及音乐教育中关于情感、体验、互动等之于学生的价值，注重教学艺术，为审美、情感的蔓延与艺术的自由、创造留出更大的感知与想象空间。

(二) 以“本土”为依托

音乐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需要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以此支撑其发展。否则，一味地向外舶来改装，是缺乏精神与文化支撑的，最多只是有文化充盈的骨骼假象，终究是缺乏精神与灵魂，了无生机。因此，在音乐教育中坚守本土文化、恪守民族传统，应该成为深入人心的意识与价值指引。本土文化作为对生活、地域、图腾、民族的长期体验与感悟，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我们的内心，融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我们并不难发现，无论是远古还是如今，艺术家们的美学思想、人文精神，始终源于本土文化的影响，而且它绝不是肤浅的模仿或表面的文化现象再现，而是深刻的民族精神血液的自然流淌。当自身民族文化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时，才能真正与其他文化一起平起平坐、交流对话，创造并传承属于自己骨肉相融的艺术。正如一位学者讲到的：“艺术作品不只是用来愉悦人的眼球的，是否有精神内涵才是一件好的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这种精神内涵也只有有一种血濡如沫的文化品格的支撑下，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可言。”^[17]而这种文化品格便是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关怀，如此，音乐才会丰盈，更具生命力，活化创作之源。

(三) 以“生活”为内容

惊艳的音乐创作来源于生活，它是人们对生活升华加工的结晶，它以生活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内容，真实地贴近生活，葆有生活的烙印。在音乐教育中，人们用音乐去表现高山流水、大喜大悲，用灵动的音符，或古典、或清新、或妖娆、或大气，诠释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当我们置身于曼妙、时而婉转、时而低沉的音乐世界时，我们似乎在它的引导之下拷问自己的心灵，从感性到理性、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深而浅地眷顾和抚摸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因此，生活成为音乐教育之内容。同时，音乐教育引领我们超越生活。一位现代哲人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18](P817)}所以说，真正直指心灵的音乐教育来源于对生活的感知与体验，来源于生活对我们的馈赠。把生活作为音乐教育的题材，贴近心灵、贴近人们的审美感受，如此才是最质朴、最真挚的心

灵的教育。

（四）以“大众”为伙伴

大众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与个人的经历、我们相处的时代相关联。音乐教育不单纯的属于某一群体，并非束之高阁。相反，它属于大众，是大众的教育。无论是音乐教育，还是音乐创造，音乐的聆听者都是普罗大众。音乐教育以大众为伙伴，通过大众的审美趋向、审美心理、审美标准对它进行的审视来实现其自身的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因为，大众对音乐美的追求、理解和期盼，要求音乐教育更为贴近生活，贴近人们的日常需要，人们拥有更为自由、轻松的情感去进行感情交流，享受生活，繁荣文化。然而，音乐教育以大众为伴，并非使其放弃自己的历史与境遇，放弃自己的审美价值与灵魂，而是强调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与态度，一种亲民、多元主义的沟通与交流。正如当下的流行音乐一样，它满含时代巨变下大众的审美要求，“它极大地缩短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以至于人们不是把它当作艺术来接受，而是把它当做生活来感受”^[19]。音乐教育与大众相伴、平民化，才符合大众的审美理想，也为音乐教育融合多元文化提供了可能。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孤芳自赏、封闭的艺术形式，很可能会阻碍其绵延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阿·霍菲尔. 社会学和音乐教育[J]. 中国音乐, 1995, (增刊).
- [2] 赵宋光. 音乐美[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3] 伊沃·苏皮契奇. 社会中的音乐: 音乐社会导论[M]. 周耀群,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 [4] 范春香, 于晓卉. 作为教育家的王国维: 永恒的燃灯者[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
- [5] [美]加勒特·汤姆森. 康德[M]. 赵成文, 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6] 弗兰克·富里迪.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 戴从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7] 肖川, 陈黎明. 生命教育: 内涵与旨趣[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 (4).
- [8] 张业茂. 音乐教育价值的“三重关系”及内在一致性[J].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1, (3).
- [9] 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庄莲平, 王立中, 译.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2.
- [10] 唐松林, 于晓卉. 走进生命的大学质量[J]. 现代大学教育, 2015, (3).
- [11] 李劲松. 诗性乐教: “情”“思”“境”旨趣下的中国音乐教育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 [12] 陈冲. 生命的冲动与美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6, (3).
- [13] 蔡元培. 蔡元培美学文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14] 董巍. 弘扬·借鉴·融合——民族音乐与多元文化在音乐教育教学中的贯彻实施[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1).
- [15] 龚妮丽. 音乐审美诉求多元化及其多元音乐美学构建的思考[J]. 艺术百家, 2013, (3).
- [16] 刘铁芳. 大学通识教育的意蕴及其可能性[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7).
- [17] 龚晨. 本土意识的精神内涵与艺术创作[J]. 大众文艺, 2013, (15).
- [1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8.
- [19] 杨海源. 浅议当代声乐美学的扩张及其审美价值[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1, (1).

(责任编辑 孙 洁)